

时下,开民宿,经营共享农庄,或往返城乡之间过起半农半城的生活,是很多城里人的创业或休闲状态,也是一种新的“下乡”方式。

其实,海南古代乡贤中已经不乏一些到山上或往郊野,过上隐居或半隐居生活者。譬如,海南周刊曾经报道过的明代中期桐墩书院创建者陈文徽,就亲自种桐树以制琴。

而明代后期,琼山府城进士、曾任江苏镇江知府和湖南永州知府的陈天然,奔丧后就不再出仕,而是与儿子、孙子到南渡江东岸建“别业”,种瓜菜,饮酒作诗,安度晚年。再后来,他的后人在那里繁衍生息,形成了一个聚落——儒房村。

“儒素山房”里种菜、喝酒、写诗

南渡江畔祖孙三代美谈

文/图 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通讯员 林郁

“五马归来半百齐,皇恩浩荡报无期。衣冠解脱还人世,梦入关中性不迷。”这是明代嘉靖乙未科(1535年)殿试二甲第七十四名进士、琼山府城南桥人陈天然惟一传世的诗作,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50岁的他回到家乡,已经辞官赋闲了,所谓“皇恩浩荡”,不过是客套之词,归园田居,才是心所向往。

据万历《琼州府志》和府城颍川堂《陈氏族谱》记载,陈天然生于正德丙寅年(1506年),嘉靖戊子科(1528年)中举,1535年进士及第后,被授予工部员外郎,转授户部主事,不久又升任户部郎中,“两督仓储,监钞九江”,都以廉洁和节省而出名,陈天然连续被擢升,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外派镇江任知府。

知府陈天然无心仕途

陈天然赴任镇江后,不巧遇上年旱灾荒年,而“洲滩虚税”又让老百姓不堪重负,陈天然立即厘减;当时,长江之上贼寇猖獗,陈天然练兵防备,镇江一府得以安然无事。

此前,镇江府衙的各项费用都是摊派到各个里甲,民众深受其苦日久,陈天然也全部革除,代之以购置公田,收取租金来作为办公经费。他本人也捐出俸银创立学田,赈济寒门学子;江苏金坛人、监生曹大章参加科考的文章在格式上

有所欠缺,但陈天然欣赏其才学,极力推荐和选拔,使得曹大章1546年乡试中举,1553年会试拔得头筹,成为“会元”,殿试时又夺得一甲第二名——“榜眼”。

广东金宪刘玄送表入京,途经镇江时突然病危,陈天然极力调护,刘玄不治而亡,陈天然又为他料理后事。

虽然能力出众,但性情刚直,洁身自好,不与别人苟合,不懂得在官场上巧妙周旋和进退自如的陈天然,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被改任永州知府。两年后,母亲吴氏去世,陈天然回家奔丧守孝,居家期间,“亲贤下介”,毫无当官的架子,对兄弟、故友中贫乏者,总是尽力周济,毫不吝啬。

记者近日有幸读到海口市灵山镇儒房村《陈氏族谱》,其十四世孙、清代贡生陈宗彝(生于乾隆丁未年,即1787年)撰写了系列先祖传略,其中就有《镇江公传》(后世将陈天然尊称为“镇江公”)——

晚年以故居近城杂沓,遣季子豪若孙,置别业于河东,题曰“儒素山房”,环莳瓜果蔬菜,日夕栖迟其中,惟以诗酒自娱,累征不起,盖谓:“仕宦亦犹儒素也。”所著诗文甚多,不能尽录,独有《自新遗稿》,至今脍炙人口。寿逾八十而卒,祀乡贤。

陈天然晚年让三子陈豪带着孙子,在南渡江以东,买地建置“别业”。古人将住处以外的园林或产业称为“别业”,如唐代诗人

王维的“辋川别业”。“别业”也写作“别墅”,但不同于今天的别墅。

陈天然早晚都呆在“儒素山房”里,种上瓜果蔬菜,写诗喝酒为乐,朝廷多次催促出仕,他都看淡官场,不为所动。他留下的著作《自新遗稿》,可惜现已不存。

陈豪教书为业

陈豪是陈天然最钟爱的儿子,自幼聪颖,贯通经史,14岁就进入府学读书,曾经8次参加乡试,4次名列前茅,本来已经被预选为隆庆庚午科(1570年)乡试魁元,但他在第三场策论中,言论影射权贵,主考官不敢录取,于是名落孙山。

陈豪便放弃举业,“惟著书以训诲子弟,事继母以孝闻,恤孤嫠(无兄弟无子女的人)以贞终,抚养侄如己子,舌耕所得脩脯,每以赠孤孀。”

他一度在府城的书院掌教数年,万历癸巳年(1593年)还参与校修《琼州府志》。当时的很多名士都出自陈豪门下。

陈豪甚至让出府城的祖居给侄儿居住,自己则举家迁徙到河东的别业。年近古稀之时,他才以贡生的身份被选任曲江(今属广东韶关地区)教谕,可惜还来不及赴任就得病,于是彻底谢绝仕途。

陈豪去世时70岁,著有《儒素山房》(未定稿)、《小学仪节录》。



海口市灵山镇儒房村文化室的一副藏头联。



儒房村的祠堂和庙宇在古树的掩映之下。

陈廷相移居别业

陈天然的孙子、陈豪的长子陈廷相,又名陈梦昇,秉性严正,待人谦恭。他读祖父陈天然的书,往往“一过目即能了了”。20岁那年,陈廷相进入琼山县学读书。

他与弟弟廷栻互相爱重,外人想说挑拨离间的话都没有机会。

由于府城南桥祖居随着族众的增多,空间日渐逼仄,陈廷相便正式移居别业,购置了数十亩田地,给两个儿子耕作来

解决生活所需。

隆庆年间(1567—1572),海盗林容、李茂进犯琼山等地,陈氏举家远逃,待到贼匪离去,陈廷栻认为“博茂(今灵山镇东头村委会一带)滨海,不时蹂躏,民无宁居”,于是带着家眷远离故土,有说是去了澄迈,有说是到了文昌,至陈天然的十四世孙陈宗彝续修族谱时,已经失去联络,也无法查考。陈廷相则很快回归博茂,没过几代逐渐成为一大聚落。后人因陈天然曾经题写过“儒素山房”,故将村子命名为“儒房”。

遗憾的是,刻印的儒房《陈氏族谱》已经残缺不全,连修谱的时间都无法得知,但从现存资料的蛛丝马迹,依然可以推断其成书的大致年代。

族谱中,有一位署名“邑廪生陈嘉漠”的,是儒房村附近的大林村人,为陈宗彝已故长子陈鳯洲写了传。而在叙事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琼州府志》中,陈嘉漠的功名是“贡生”,足见族谱修于1840年之前;无独有偶,也是贡生的陈宗彝,在道光《琼州府志》中却未录名字,可见他应是在1840年之后才取得功名。周

本刊报道促成琼粤两地陈氏宗亲对接 明代进士陈天然先祖源头查明

文/图 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海南周刊2017年4月24日刊发《“后巷陈氏”家族轶事》之后,广东佛山南海和顺棠溪村的陈氏宗亲陈志锦通过电话和新媒体多方打听,最近终于与陈天然的十五世孙、家住海口府城的陈家雄取得联系,并寄来2013年编修的佛山棠溪村“聚星堂”《陈氏族谱》一册。据查阅,双方的家谱信息基本衔接,至此,陈天然渡琼始祖的源头得以清晰起来。

按棠溪村“陈氏世系图”,其远祖为唐代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迁闽的陈雍(662—752),九世

孙陈世卿是北宋熙熙丙戌科(986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去世后神道碑文由曾巩撰述,夫人罗氏的墓碑铭文为王安石所撰写。

陈世卿的五世孙陈大方,曾任广州府通判,死后葬在白云山。

陈世卿一位名叫广居的十二世孙,原住在南海官窑七甫,生了3个儿子,明初带季子陈宗和(琼名玄宝,南海丘氏子)游历琼州,死后葬在府城雁塔峰,儿子陈玄宝便在海南定居下来。

棠溪族谱仅记载到陈世卿海南的第二十三世后人。

今年6月中旬,陈天然的十五世孙陈家雄从佛山宗亲那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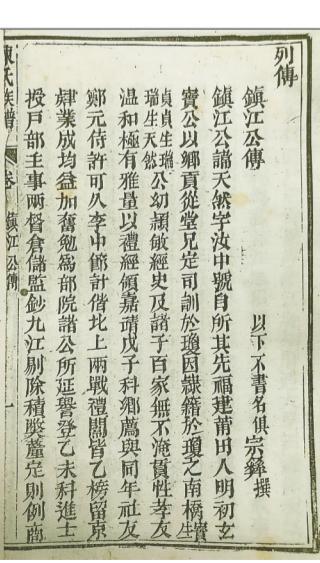
知,海口市南渡江东岸灵山镇的儒房村,也有陈天然的后人,于是前去探访,最终与热心于查找和考究先祖事迹的陈奋(儒房村陈天然的十八世孙)对接。他们见面后,陈奋出示了晚清时期续修的儒房村《陈氏族谱》复印件,与陈家雄手上的家谱基本一致,但人物列传更为具体。

其实,陈奋早在2013年5月,就在“天涯社区”发帖,询问儒房陈氏的来源,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今年5月,佛山棠溪的宗亲跟帖时,附上了当地族谱中与陈天然相关的页面,并留下了手机号码,只是陈奋没有看到。直到棠

溪宗亲与陈家雄联系上之后,两地三处的陈家人总算完成对接。

7月18日,记者与陈家雄、陈奋一起踏访位于南渡江东岸的儒房村,发现村里仍有一些古碑和古井等遗存,该村现有陈天然的后人800余人;沿着滨江堤坝继续北行,在与新埠岛隔江相望的外墩村,那里也生活着不少陈天然的后代。

据了解,陈天然的后裔中,还有人迁居南渡江西岸白沙坊(第十二代后乏嗣)和“九村”(今海口市青年路一带),由于年代久远,他们与府城、儒房的宗亲早已失去联络。周



儒房村《陈氏族谱》中陈天然的传略。